龍樹菩薩
空觀哲學的再反省

陳松柏

空觀是龍樹哲學的核心。本文將採取逐步逼顯的方式來研究，因此對中介思路的考察，也佔一個相當的比率。盼望藉此提供給讀者一條進入空觀世界的門徑，其中的「實踐義」，更是使龍樹活在我們心中最直接的方法。

壹、因緣法的領悟

在處理龍樹的「空」義時，我們必將會遭遇一個問題，也就是對「空」義究竟是如何建立的？我們唯有先解決這一個緣起的疑問，才能直接探求龍樹的思想義海。中論的「空假中偈」，對這個論題頗有深刻精彩的發揮。

(一)空假中偈

中論上說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卽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。這扼要的四句話，把龍樹的思想主軸清晰地和盤托出。龍樹置「空」的地位於緣生法、假名和中道之間，在語序上來看，有平等之意義。我們必須先就緣生法先作一個了解，其餘的空、假、中道，則能隨順此一意義，逐一得以成立。

因緣，以中土語言來看，皆有「依傍」義。由佛陀的教義理事來分析，則因緣直呈一切法的基本共相。而龍樹因爲是從非經驗層的空觀來理解因緣法，所以這些依據現象的緣起法，在空觀的對顯下，其分析結構一定會引起劇烈的動搖。龍樹的生命光采，也正是透過這一緣起性空的反省，而獲得開展。原來，凡是分析法都不是眞實的，因爲分析邏輯終究有其局限性，尤其在面對一個絕對主體的考驗時，彼此層次的差距更加明顯。龍樹抓住這一個根本關鍵，於是產生「假名」的遮撥概念。

(二)假名

要對假名作一考察，我想有關的一些文字，將很有助於我們思路的進行：

1.「但為引導衆生，故以假名說。」（青目釋中論）

2.「善男子，世間由耽著生滅而住，大悲如來為斷世間恐怖處故，由名言增上說生說滅。善男子，然於此中無少法生。」（正攝法經）

3.「諸法實相者，心行言語斷。」（中論）

這三則可以有義理的相續性。1是說明「名相」成立之不得已，因衆生根器不能直接通透如來本體，故假名說加以引導。2從世間凡夫「耽著生滅」的特性，由生滅俗諦設立各種名相，經

世俗名相而闡示佛陀的智慧。在這當中，尤其要注意，這一種權設的語言本身是「無少法生」的，因爲他畢竟仍然只是一種理性工具而已，而工具並不等於眞理。所以3.言「諸法實相者，心行言語斷」，即說明諸法實相，不依工具語言爲究竟義。

以假名分析因緣，假名已經不是眞實了，那麼因緣更加站不住脚。由此可知，一般人執著「因緣所生法」爲有，實際上就是一個妄念。這是龍樹對緣生法的初步消解。

依據緣起法爲有，固然不對，那麼投入「無」又如何呢？欲澄清這一點，我們必須轉入龍樹的自性義，才能作進一步的理解。

(三)性空離有無

中論：「定有則著常，定無則著斷。是故有智者，不應著有無。」

有無的設立，其實這是一個相對的格局，大體上，二諦中的俗諦法門多是沿此形式流轉，如染淨、是非、善惡、眞假……等等。而龍樹破斥出「有智者」，乃是「不應著有無」，這是就自性實體的絕對理境來說的，只有自性超越有無的相對性，才能證入絕對的理境。以龍樹語言來講，這個絕對理境便稱之爲「空」。這個「空」，並不是屬於斷滅性的空，而是一個能當下超越的空。

因爲對有如是「不執」的特性，所以自性實體的絕對理境，永遠是不斷被超越遣相的。龍樹的自性空，其意義應該作這樣的理解。西方學者梅爾蒂，他用不算少的歲月研究龍樹，最後對龍樹自性定論爲「一種非常具有一致性的絕對主義」（引自華岡佛學學報吳汝鈞先生「龍樹之論高假中」文。），這其實正代表了一般人對龍樹的誤解。因爲絕對主義，必肯定於自性實體，而龍樹的哲學取向，則根本連此一自性實體也在「空」的超越序列內了，如何能稱之爲「絕對主義」呢？

順著這個義理，我們再來看中觀（即中道）的運作，藉以加強吾人對「空」義脈絡的掌握。

貳、中觀的運作

中，由於是尅就有、無來立說，所以容易讓人生起「介於有無之間」的聯想。其實，我們只要把「中」視爲一個有生命的超越智慧，並且將它納入整個印度佛學的「性具」系統中去觀照，那麼中觀的特色，將會格外鮮明起來。

(一)超越的智慧

中觀主要在超越有無，這是吾人所已熟知的，但是「超越」如何能了解它？此處又涉及中觀及空觀的價值層次問題。就超經驗界的立場來說，中觀和空觀其實是一體的；只是就理論上言，中觀所呈顯的作用是智慧，而空觀則透露最後眞實的境界罷了。所以，「空假中偈」裡，把空、假、中列於同位的意義。假名固然是空，中觀一樣是空，前者是在緣生法裡面去間接說明眞如，後者則在實際體證中，直接逆覺佛性。

因此，筆者認爲中觀的「超越」義，不可以用外在經驗界的語言來攝取，因爲凡逆覺體證，皆爲主體實踐的直接語言，既是主體的直接呈現，便不可再落入言詮去理解。近人牟宗三在其「佛性與般若」（上）卷中，即明言中觀不能以言語表達，這個洞見相當令人贊歎。當然，我把中觀理解爲主體實踐的語言，可能只代表我個人的意見，希望後起的佛門龍象能更精研一層，駁正我的說法，則是吾人之福。

(二)直接體證的解脫境界

日人梶山雄一在「空之哲學」（彌勒出版社吳汝鈞譯本）一書中認爲：「龍樹是和般若經的思想家一路的，他們以爲彼等所

體會的神秘直觀世界，是超越語言和思惟以上，此世界是透過冥想而得。」這段話，大抵可以用來解釋中觀的運作特質。不過，「神秘」、「冥想」。如能易以「實踐」，則會更合乎龍樹的想法。我始終感覺佛法應該是普爲衆生而說的，不應被神秘化；尤其是這種智慧層面的觀念，如能放在「日用倫常」中的實踐來理解，那麼將更能開顯其磅礴的義理。

(三)性具的理念

我們還可以改換另一個角度來看中觀。印度佛學中的「性具」系統（衍出後來天台宗『一念三千界』和中諦的理念），很適合作爲中觀的預設基礎。

所謂「性具」，是強調衆生自我佛性的圓滿具足，不假外鑠。這是天台智者大師爲何會有「一念三千界」思想的最高憑藉，傳統的中國儒家所說的良知仁心，其類型與此相仿。我們發覺龍樹的中觀思想，如果缺乏這一個根本的肯定，那麼將會失去其哲學意義。因爲中觀的前提，即在超越分解式的經驗，直契眞如佛性，即使空觀的理境，也無非是在工夫上提撕，求此佛性的朗現。這都是在無形中，將自我佛性的重現，列爲實踐上的要求。所以，龍樹的中觀義理，放在天台「性具」系統裡，仍然有相當的互契性。

對中觀的理解大抵如是。然而從龍樹的作品中，當不難體會他的哲學興趣終究不在中觀，而是空觀。

叁、空觀主體的開顯

前面已提過，空觀和中觀一樣皆屬於超經驗界的語言。現沿用這一特質，來論空觀的主體。

(一)最後的眞實理境

當我們把「空」視爲超經驗時，很容易又會把空拉入形上學中去，甚至把它視爲一個系統的敎相。因此，此地稱它爲「最後之眞實」，原是希望藉此凸透出「空」的絕對性，它是一個智慧的語言，而不是指實體，更不負任何系統敎相的責任。（如要說有任何責任，強言之便是蕩相遣執。）

用一個非邏輯的推理來印證，也許能有助於我們了解空。我們不妨把因緣所生法視爲Q，那麼通過自性的觀照，這個Q勢將被否定爲～Q，那麼空便是～(～Q)，也就得原始經驗的Q，但已歷超越過程。空的境界，就是經由這種不斷否定的方式來呈現。中論的一些文字，對我們來了解空也相當有幫助：

「涅槃不名有，有尚非涅槃，何況於無邪？是故知涅槃，非有亦非無。」（七十空性論）

這是徹徹底底的蕩相遣執，言亡慮絕了！於是，龍樹「空觀」的主體性格——無住，遂托勢而出。

(二)無住的主體性格

「無住」出於六祖壇經，它是惠能禪觀中重要的根柢。用來解釋龍樹的空觀，可謂恰如其分。壇經說：

「無住者，人之本性，於世間善惡好醜，乃至冤之與親，言語觸刺欺爭之時，並將爲空，不思酬害。念念之中，不思前境，若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相續不斷，名爲繫縛。於諸法上，念念不住，卽無縛也。此是以無住爲本。」

空不能執實著相，它永遠都處在一個不斷超越的思想歷程上，這跟惠能的「無住」是一樣的。龍樹說：「大聖說空法，爲離諸見故；若復見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」，連空都要加以否定，主要的是防人著空，妄想有一個空的自體存在。這是龍樹「空觀」哲學所要走的方向。就辯證法而言，也只有如此不斷的否定，採取無住的觀照態度，才能臻於較高的眞理層次。

(三)「空」義的貞定

這部份的文字，我是針對龍樹「空」義，嘗試以幾個不同角度來考察。希望從這幾個不同的角度，能觸發吾人更多的哲思，讓我們更易於掌握「空」的智慧。

1在世間法中展開出世間的智慧

大乘起信論的「一心開二門」，眞如門和生滅門是相依共存的。這個原則，同樣適用來說明「空」。所以，龍樹在七十空性論中，一方面雖然大談空觀，但另一方面却又說「不壞世間法」、「世間法不可壞」，到了中論甚至說「不離于生死，而別有涅槃」。這都是明白表示空觀絕非離世間法外別立一個空觀，此空即蘊含於世間法中，衆生只要能在超越的當下，就能體證空觀而遊戲十方。

中論的一首偈語：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；不得第一義，則不得涅槃。」此處顯然列出進道的程序，即先依世俗法得第一義的眞理，再由眞理入於涅槃。超越畢竟不是落空地超越，而是從現象經驗界中「立地成佛」的超越。龍樹這份智慧，後來在中國得到相應的回響，最明顯的是六祖惠能，壇經上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兎角。」

2科學矛盾的消解

道理說到這裡，我們可能又有問號。既然空觀的義理注重緣起性空，那麼對於由因緣法所構成的科學知識，會不會造成破壞呢？答案是：不會的。

原來，科學知識所課求的是對現象界的認知，最初起準及最終所在，都在現象界中。而空觀，其目的在追求超現象界的最後眞實，雖然要藉否定現象的認知而達成，但是此一否定過程，仍然只是人心價值自覺的否定，無涉於實際現象界。所以，科學依然是科學，不會因空觀而使根基動搖。何況兩者各自屬於不同層次，自然不會有彼此矛盾衝突的出現。

3唯識三性的檢查

唯識法相裡有三性，即遍計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和圓成實性。如以龍樹整個義理學來比對，其緣起假名之說的地位和依他起性相同，而中觀、空觀則和圓成實性相等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在龍樹所有的著作裡面均無唯識的遍計執性。這主要原因，乃是龍樹哲學本身即非一分解說的系統，而遍計執性要求對「執」做根源性的說明，自必涉及分解系統。龍樹老早便意識到，只要用空觀帶起義理，整個生命即是清暢無阻了，其實沒有必要再爲凡夫的妄情預設任何根源。這在唯識學中是萬萬不能如此的。這也是龍樹中觀學和唯識學在未來的對話中，必須共知的差異處。

綜合言之，龍樹的空義乃由二諦總持、一心開兩門的生命學問，它是使我們脫離現實流行價值觀念束縛的一種智慧，以不顯系統教相爲具特性，唯蕩相遣執是求，這是直契如來家業的功夫。宋人陸象山有詩：「仰首擧南斗，翻身倚北辰，擧頭天外望，無我這般人！」這是象山的獨白，但正好可用來作爲龍樹的思想性格，做了生動的描繪。

肆、結論

一個學說是否具有發展潛力，與此一學說能否被廣泛接受，具有相當大的實質關係。過去龍樹哲學在中國一直被討論，這表示中國人對此一哲學觀的玄思，實有一份直覺的嚮往。而由於中國人天性中脚踏實地的特色，所以龍樹的空觀在中國，便徹底成爲一生命的學問，活現出精強潤澤的智慧。其實這是整個中國觀念史上的共同特色，而龍樹哲學裡，我們看得更加明顯。

當然，空觀既言蕩相遣執，那麼隨說隨掃的智慧必是流通全文的。所以，讀者會其意即可，毋須泥於文字名相。

（本文榮獲儒佛獎學金）